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

第一回 美夫妻割愛就功名 淫婦女輕身偷漢子

總辭：

夜闌花影去，曉月又斜懸。何人留得住華年。枉把無多春緒自摧殘。昔年歌舞地，今日鬼狐眠。翻雲覆雨總徒然。惟有忠賢節義古今傳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我看世間的人，被「酒、色、財、氣」四字，播弄了一生，到頭來都是懸崖撒手，自己本身，少不得跌得粉碎。實地在於何處？生平把許多惡孽加人，翻將轉來，都是自家弄自家。比如漱了唾津去吐天，必墮在自己的身；捏了利刀去砍地，必傷了自家的手。那「酒、色、財、氣」四字之中，覺得酒禍還少，也有天性不飲的，也有略飲而不亂的，至於醉糊塗，不過十中之一、二。惟有「色、財、氣」三字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自男子以至於婦女，無不受它的禍孽。大則喪國亡家，次則傷風敗節，小則損身隕命。雖有見識透徹的君子，心中明明曉得，不料睹美色，一時不能裁割；見黃金，一念失於捺持；遇憤怒，一發不能強制。

也有守了一生的名節，到老來又被這三字玷污；也有持了白日的公正，到暗地又被這三字混亂。所以古人中，寶儀叱金情之戲，功名遠大；楊震卻暮夜之金，子孫榮顯；張公書百忍之圖，九世同居，而門閭光耀。這都不是懸崖撒手，在實地上行，是自家好自家。我見世人，色又占不來，枉費心機，名德又損了；財又取不來，徒傷天理，禍患又到了；氣又伸不來，妄露英鋒，仇敵又來了。至於事體一敗，悔之無及，此時情願遠色，情願還金，表願忍氣，而覆水已難收矣。正是：

被底淫人歪弄歪，門內傷人呆打呆。

失著原從得著見，快心不遂悔心來。

當前若種燒身火，過後難寒禍事灰。

試看新聞兄與弟，一枝花發一枝摧。

傳說江南句容縣，離城十里之地，村中有一家姓花，兄弟三人：大郎名花妍，別字玉人；二郎名花嬌，別字笑人；三郎名花媚，別字雋人。父母俱亡，家資不富，只靠祖遺數畝肥田，混賬度日。兄弟中，唯有花笑人的性情愛慕風騷，色字上緊急；喜歡刻薄，財字上歪念；縱心暴戾，氣字上浮躁。讀書不上，考了幾次童生，將書本就丟了。

本村有一個倒光的閒漢，姓烏字心誠，文理略通，會做幾句詞狀，會寫幾句啟書。花笑人見他刻中有美，與他志同道合，又因他妻子白氏有三分姿色，意欲謀淫，每日到他家去下象棋，吃寡酒，撮空打哄。

惟有花玉人的性子，件件與笑人相反，不喜風流，不取歪利，不露矜驕，只是捏了書本，連吃飯都忘了。故此文經武策，無不淹貫胸中。於十九歲時，便已游庠。兼且一貌堂堂，美如顏玉。本縣富翁岳東山有二女，長女名文姿，次女名雅姿。文姿嫁與玉人，德性甚賢，姿容又美，若夫婦並坐一處，人人都道似潘安西子。

一日，正值暮春時候，困人天氣。玉人與文姿直睡到東窗日滿。但聽見窗外鶯歌聲聲，溜入耳中，方才驚醒。玉人揭去了被，見文姿兩乳圓尖，滿身瑩白如雪，不覺愛切如珍，就抱上身來，合歡了一場，同同起來。窗前有桃柳數株，此時紅綠爭妍。

文姿開了明窗，對鏡理妝。梳洗完了，在口上點胭脂，花玉人走近身邊，並肩搭手，低聲笑語道：「當初白樂天有二美人，一名樊素，一名小蠻，人稱她是『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』。今娘子的標緻，以二人之美，合為一身。我如今偏偏得與娘子，捧了櫻桃小口，親唇弄舌；抱了楊柳細腰，蝶浪蜂狂，不知如何僥倖。」文姿回言道：「妾自恨有貌無才，免不得配庸夫俗子。不料得配郎君，才貌雙全，妾也有萬千僥倖。」

說完，花玉人也梳洗了，整了衣巾，攜了文姿之手，卻欲出房。只見二弟、三弟急急走進房來，報導：「外面有一位差官，說：『是省城內蘇府差來的，要請大哥相見。』」

玉人聽了，不知恁故，忙忙出來迎接。作揖過了，差官道：「俺家蘇爺特差小官來，聘請大相公。」隨即呈上大紅名帖，是「眷社弟蘇元頓首拜」。差官又呈上花紅聘禮，計有十種；又呈上安家銀子，計有百金。玉人一一看過了。差官然後呈上聘書。玉人即遜差官坐下，拆開看時，只見書上寫道：

憶昔文苑聯窗，少年豪放，兄賦詩，弟狂嘯。或文完而茶熟，或讀罷而月來。此情此景，如昨日也。弟本庸駑，茲者謬叨聖恩，擢鎮秦中。奈才慚巾幗，而任重長城，必得胸中無數甲兵如盟兄者，為軍中韓、范，弟之幸，蒼生之幸也。所具溪毛，萬祈笑納。外具文駟一乘，幸如五陵少年，策馬而來。弟將倒屣不遑也。恭候！恭候！

花玉人看了，即通問些前後事情。茶後，進內與文姿商議，說道：「這蘇朋友是我昔日的同窗，是江寧人，曾中武進士。今新升陝西延安府邊關總鎮，要迎我去做監紀參謀。現有聘儀十種，安家百兩，駿馬一匹。看他來意是決要我去的。我想，向來把這書本兒讀破了，巴不上一名科舉，爭他無益。男兒志在四方，便出去做些事業也是好的。只是我拋你不下，怎處？」文姿道：「有二叔、三叔在家，又有了百兩銀子盡可度日。拋不下是私情，功名是大事，豈可失了機會？」

玉人便出來允了差官，收進禮儀，待茶、待酒，不消說了。一面打點行李，把一百兩安家銀子一釐不私，盡數交與二弟，叫三弟同心協力，看顧長嫂。

是夜，玉人與文姿枕席之上免不得恩愛歡娛，一時之後，雲收雨散，說些離情別話，不覺潸潸淚下。玉人叫文姿在家勤緊苦守，文姿叫玉人路上保重小心，各各安慰一番睡去。正是：

一夜恩愛從今割，明日相逢在夢中。

次朝起來，收拾行李停當。與差官同膳完了，玉人進到房中，與文姿一揖，說一聲道：「我去也。」眼眼相看，兩人的淚兒不覺滄沱注下。玉人恐怕二弟、三弟看見不雅，忙忙擦住。又到弟婦秦氏房中揖別，吩咐道：「可與伯母同心理家。」

走出房來，差官早已門外上馬了。玉人只得到大門外，也上了馬。可憐那花玉人，馬行十步，九次回頭。更可憐那岳文姿，倚了門闌半日，直到望不見了人兒，才回閨室，不覺長歎了數聲。正是：

閨房悄，馬蹄茅店程途杳。程途杳，兩處枕邊，一般淚弔。北望關山雲縹緲，燈前月下思情繞。思情繞。何日歸來，重諧鴛好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此後，文姿把房窗緊閉，恁它窗前桃柳爭妍，只是不開。雲鬢懶梳，胭脂懶點，一味埋頭做女工，拈針錢。有唐時孫夫人《春閨》詞一首為證：

曉日壓重簷，斗帳春寒起又眠。天氣困慵梳洗懶。眉尖淡畫，春山不喜添。閒抱繡絲，認得金針又倒拈。陌上遊人歸也未？厭厭滿院，楊花不捲簾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花笑人別兄之後，計劃已定，同小弟花雋人，到城邊衝要處，尋一所寬超房屋，創置得十分精雅。門面前釘一片砂綠小匾額，題曰「杏花村」。外門上有一對聯，是：

牧童住笛披雲指，游子提壺帶月敲。

內間座頭上面也有一對聯，是：

杏花村專引仙家來鶴駕，茅店月能催俠客舞雞聲。

這都是花玉人的社友名士所題，花笑人去求來的。及到房廚處置停當，然後擇一個吉日，掛金匾開業，那上寫著「花笑人安寓宦仕客商」。僱烏心誠做了幫手。

開店之後，來往客商仕宦，見他房宇雅當，多到他家店中。漸漸興旺，又僱了兩、三個工人，勤緊服事。開了兩年，趁有二百餘金。

看官們，你道店中興旺，就該把妻子接來同住，有個主持，為何還住在鄉間？只為花笑人向在風流場中著腳，有些不秀氣的婦女，每常夜深之候，親身到花笑人店中，做上門的閨婆媳。有時花笑人往婦女家中，做知趣的張三郎，恐怕妻子礙眼。況且妻子到店，大嫂也要同來，更加不便，故此仍放在鄉間。

第三年，值大比之科。到七月盡邊，應試投宿的甚多。

一日，夜深之候，有一位科舉秀才，姓雲，名程，別字上升，一主一僕進門投宿。因各房俱滿，花笑人引到自己房中安歇。此房是個斗室，只容一牀一桌，平日相知婦女時常到此房中與花笑人取樂的。

是夜，雲上升睡好，管家吹滅了燈，將房門帶合，往外打鋪睡著。花笑人也在店頭裡邊打一鋪兒權睡。

夜深時候，有一個鄰家婦人柳氏，向與花笑人相好。丈夫名喚楊三官，是縣前做更夫的，此夜又去值更。柳氏對了一盞孤燈，沒情沒緒，慾火上炎，忍耐不住，只得反鎖了門，悄悄走到花笑人店前，見店門略開。

原來，客店每遇人多，眾客不住的起來小解，不是這位，就是那位，故此門兒不能緊閉。柳氏照往常行徑，輕輕推進了門，熟識之所，一溜兒走到雲上升房中。只道花笑人在內，低低叫了兩聲：「花官人」。雲上升剛剛睡濃。柳氏見不應聲，竟脫了下身裙褲，上牀去扯被窩。

此事甚奇，但不知雲上升醒來如何光景？柳氏如何解結？且看下文演出。